

克孜勒山下

〔维吾尔族〕 柯尤慕·图尔迪



内 容 说 明

在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新疆南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大干促大变，千千万万英雄人物不断涌现，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到处流传；茫茫戈壁水长流，漫漫沙海稻花香，千古荒原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部长篇小说，形象地再现了这一斗争生活的生动画面。它通过维吾尔族贫下中农引雪水下山的故事，反映了农业学大寨进程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着重刻画了沙比尔以及图拉洪、铁木耳爷爷、泽彤乃慕等英雄形象。作品时代气息浓郁，民族特色鲜明，读来朴实生动，亲切感人。

封面、插图：〔维吾尔族〕哈孜·艾买提

克 孜 勒 山 下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8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3}{4}$ 插页6

1975年9月北京第1版 197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288 定价0.66元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第一章

- 一 在途中 3
- 二 新地 10
- 三 葡萄架下 25

第二章

- 一 泽彤乃慕 39
- 二 纳曼说媒 46
- 三 孙梅的笔记本 57

第三章

- 一 核桃树下 67
- 二 回话 76
- 三 黑夜里 83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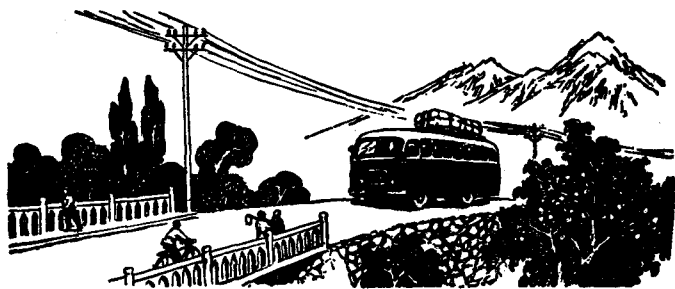
- 一 钟声 97
- 二 水的命令 105
- 三 夜间战斗 112
- 四 雪山红日 122

第五章

- 一 铁木耳爷爷 129

二	血泪斑斑的榆树.....	141
三	莽昆仑	152
四	哈斯耶蒂和她的父亲	162
第六章		
一	灯光下	171
二	水口上	182
三	关键的一步	187
四	老两口	194
第七章		
一	老书记来了	203
二	阶级情谊深	213
三	进军	219
四	工地上	224
五	山里的麦西莱甫	231
第八章		
一	春风	243
二	语重心长	254
三	工地的早晨	265
第九章		
一	夜深人不静	275
二	天罗地网	286
三	会师	296
尾 声		303

第一章



一 在 途 中

在白雪皑皑的昆仑山脚下，一辆解放牌客车风驰电掣般地奔驰在喀什——和田公路上。阳光普照，天高气爽，万里无云，石滩上淡红色和浅紫色的野花，显得分外鲜艳。

在车厢的前排座位上，坐着一个魁梧、健壮的青年人。他戴着绣有巴旦木^①图案的维吾尔族小花帽，穿着条绒袷衫^②，一双粗大、结实的手紧紧抓着膝盖上放着的一个大塑料提包。他脸朝着敞开的车窗，眼望着雄伟、高耸的昆仑山峰和披在她身上那钻石般晶莹闪光的白雪，好象在捉摸着什么。

车上的乘客有的唱歌，有的聊天，谈笑风生，情趣盎然。但是戴小花帽的青年人却陷入了沉思，一会儿，他双眉紧皱，一双聪慧的大眼凝视着一点；一会儿，他那被阳光晒得黑红的脸庞容光焕发，嘴角露出丝丝笑意。但过不了多久，他脸上又显得严肃起来，眉梢耸立，犀利的目光又盯住昆仑山上那闪亮的积雪。

戴着小花帽的青年人思绪万端，激情澎湃。突然，他的

① 一种硬壳果实。

② 维吾尔等民族所穿的对襟长袍。泛指上衣。

思路被坐在旁边的老大爷的老伴打断了。这位老大娘，因为晕车，哇的一声呕吐起来。老大爷很着急，无法使老伴安稳下来。老大娘鬓间的青筋隆起，不时地干呕，越来越不安，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青年人立即站起来，帮助老大爷把老大娘低垂的头托起来，把滑落的头巾重新系好，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是老大娘还是不由自主地一个劲儿干呕。这时，从车厢后面走过来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汉族青年，约莫二十五、六岁。白净的脸皮，浓黑的眉毛，一对闪亮的眼睛。他边走边说：“我这儿有热开水，给老大娘一杯。”他走到老大娘身边，从身上取下暖水壶，向铝碗里满满地倒了一碗，用地道的维吾尔语说：

“阿娜^①，趁热喝下去吧，过一阵儿就会好的。”又从小兜里掏出几粒药片，说：“把这几片药也吃下去，停一阵子就好受了。”

老大娘喝了水，服了药，呕吐止了，心里也好受多了。她用纱巾的一角揩擦泪水，以感激的目光望着给自己帮了大忙的汉族年轻人说：

“孩子，太谢谢你啦！”

“阿娜，别这么说。您好些了吗？”年轻人关心地问。

“太麻烦你们啦！”老大爷感激地说。

“大伯，没什么。”戴小花帽的年轻人说，“晕车是路途上

① 维吾尔语，母亲。这里有大娘的意思。

常有的事，服了药，马上就会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戴小花帽的年轻人和那位热忱的汉族青年四目相遇了。他们心里一怔，都高兴得眉飞色舞，问道：

“你……你不是沙比尔同志吗？”

“赵田同志，你……”

他俩在奔驰而有些颠簸的汽车上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拥抱起来了。然后紧紧地握手，久久地相望，又互相抓住对方的肩膀，连连地说：“太好了！我们相遇太好了！”沙比尔说了自己刚参观大寨回来。赵田听了非常高兴地说：

“沙比尔同志，你知道吗？我下放到县上工作了，恰恰就是你们那个县。”

“是吗？”沙比尔十分高兴，又一次握紧了赵田的手说，“赵田同志，这话是真的吗？”

“当然啦，全是真的！”赵田激动地望着沙比尔说，“按照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精神，我们研究部门，必须面向农村，加强农业第一线。现在，组织上根据我的要求，把我下放到你们县了。这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我一定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和你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太好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啊！”沙比尔激动地说，“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去请你们也不会来的。现在你们下来了，我们很需要你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老大爷从心底里为这一对邂逅相遇的朋友高兴，把襟

裤交给了老伴，拉住赵田的袖口说：

“喂，孩子，坐到这儿吧。我估摸你俩是老交情。谈吧，尽情地谈吧。”边说边把自己的座位腾给赵田。

汽车穿过干河滩，向前奔驰。沙比尔和赵田紧挨着，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赵田感到由衷地高兴，从身边掏出纸烟，递给沙比尔一支，自己也点了一支，说：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你这次到大寨参观，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是呀。”沙比尔豪情满怀地回忆说：“我们在大寨仅仅参观了三天，老赵呀，听有听头，看有看头，叫我怎么讲才好呢？总而言之，我们在那儿看到了新型的农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在那里，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正象大寨贫下中农说的那样：‘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干’、‘不怕任务艰巨，就怕没有革命志气’。说实在的，我老为失去的时间惋惜，如果我们再不下决心大干，就赶不上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啦！”

沙比尔讲话时，赵田兴致很浓，不时地望着他。赵田感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思想成熟、虎气彪彪的年轻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这么棒的一个小伙子，还有什么困难能拦住他！他说的话句句在理，实实在在。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在证实自己的信念。

赵田听了沙比尔热情的谈话，便向沙比尔吐露自己的心思：他要象大寨的贫下中农那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走一辈子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着，又讲到自己在玛纳斯河畔同社员们相处的日日夜夜。

赵田很健谈，性情开朗，平易近人。沙比尔听着赵田的话，不由得回忆起赵田作为他们新地大队的客人所度过的那些日子：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当时，孙振兴还是公社书记，正在新地大队蹲点。盛夏的一天，沙比尔卷起裤脚，光着膀子正在村子下边的棉田里浇水。这时，从月亮滩那边走过来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这儿的暑天，是“鸟飞晴空燎翅膀、人走土地烧脚掌”的时节，他却踏着火辣辣的荒滩走来了。他头上戴着草帽，脖子上围着一一条毛巾，肩上挎着个背包。他的嘴唇干得裂开了一道一道的口子，但一对大眼却目光炯炯。浇水是一件繁忙的事，沙比尔没有停下来招呼他。可是站在路旁浇水的青年们一阵工夫就结识了这位新到的客人。从谈话中知道，他叫赵田，北京水利学院毕业后，分到乌鲁木齐水利研究部门工作，这次从乌鲁木齐来，是探望他多年没有见面的舅舅孙振兴和表妹孙梅的。青年们热情接待了他，带他找到了孙振兴书记和孙梅。晚上，喜欢说笑和好客的新地青年们又来找赵田攀谈，并带领他去观看山村村里演出的“麦西莱甫”^①。

赵田在这儿的生活过得很愉快，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由

① 维吾尔族民间一种传统的集体娱乐活动形式，有歌唱、舞蹈、猜谜、对唱等内容。

小伙子们带着走门串户，或去果园瓜田。听小伙子们说，这里缺水，干旱，有时闹得连喝的水也找不到。一天晚上，新地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沙比尔去找赵田，两人就解决缺水问题交换了意见。沙比尔指着大队后面巍峨的雪山说：“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干旱，必须向雪山要水！”沙比尔这个计划，虽然仅仅是个设想，却很自然地吸引了赵田。赵田在离开新地大队以前，沙比尔同老贫农铁木耳爷爷，带领他到这个村的水源头——克孜勒山下的甜水泉，进行了实地勘察。老爷爷向他们讲了雪山和泉水的历史。赵田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了测绘。然后，兴冲冲地说：“铁木耳爷爷说得对，这里有水。可是水在克孜勒山背后的雪山里。问题是敢不敢引水下山。”赵田说出了沙比尔和铁木耳爷爷心坎里的话。沙比尔说：“是呀，不能坐着等待。哪有‘桑葚、桑葚快快熟，熟了掉进我的口’的便宜事呢？克孜勒山背面，有长年积聚的雪水，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引水下山的决心。”

他们这个设想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赵田走后，铁木耳爷爷经常夸他：“赵田这孩子在这里只住了十几天就和我们打成一片，想到一块了。”

.....

汽车把闷热的河滩甩到后面，出现在眼前的是带有秋天景色的田野和公路两旁隐没在树丛中的居民点——一律是宽宽的廊檐，粉白的墙壁。

“沙比尔同志，”赵田用手指理着黑黑的头发说，“当我

要求下放的申请被批准以后，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和新地的兄弟们。新地的贫下中农是我接受再教育的好老师，新地的小伙子们是一团燃烧着的火，跟你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一种享受。”

赵田一心扑向新地，这使沙比尔十分高兴。他说：

“赵田同志，咱们一道儿到我们大队去吧？”

“还得先到县上去报到啊！”赵田有点踟蹰地说。

“那样也好。希望你报到后快些来，我们等着你！”沙比尔把手搭在赵田肩上，诚恳而认真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新地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广大贫下中农干劲很大，决心为早日改变我们大队的落后面貌忘我地劳动。这次我到大寨去参观学习，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我们一定要象大寨贫下中农那样，大干快上，把向雪山进军的计划变成实际行动，彻底解决缺水问题，打好农业翻身仗！”

“是啊，”赵田边想边说，“一提起新地的水源，我便回忆起铁木耳爷爷带领我们去甜水泉途中说过的那句话：‘美好的愿望等于创业的一半’，‘路是走出来的，人是炼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立大志，才能创大业。老爷爷说得对，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引水下山。我一定尽快到新地去！”

这一对朋友的话哪能一下子就说完了呢？他俩偶然见面，又不得不匆匆告别。到了克孜勒山人民公社的地界——两旁长着白杨的公路岔口，沙比尔下了车。他们依依难舍，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直到汽车开动时才松开。

二 新 地

九月的太阳，火辣辣的，照射着克孜勒山人民公社的广阔田野。大路两旁是一块块的条田，已经平整就绪，等待播种冬麦；马牙玉米已熟透了；雪白的棉花从壳里探出头来。

这时，沙比尔在大路上走着，他兴高采烈，心潮澎湃，过了艾丁湖大队，就到自己可爱的故乡新地了。那儿的贫下中农兄弟们在等待着他。前些日子，沙比尔到大寨参观时，他们都表露过自己的心愿，等着他把大寨的好作风、好经验学回来呢。

沙比尔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他解开褂衫的扣子，左右观看。广阔的棉田里，沉浸在幸福劳动中的妇女们，正在喜摘新棉，衣襟都装得鼓鼓的，她们边摘边唱：

春天的早晨，
黄雀儿鸣啭得格外悠扬；
我们欢乐地生活在人民公社，
美好的日子赛过那蜜糖。

毛主席啊共产党，

我们无限感激您，
在您的指引下，
克孜勒山儿女走上了金光大道。

万岁！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田野上，歌声不断，象大河里的激浪，一起一伏，最后汇合成合唱，歌声的余音徐徐飘向远方。

沙比尔对克孜勒山公社怀着深厚的感情，专注地听着社员们从心窝窝飞出的歌声，心里畅快极了。这时，从侧面的小路上出现一个人影，策马奔来。这是公社水利干部卡斯穆。他看到沙比尔，就跳下马来，把缰绳挽到手臂上，趋身向前，说：

“啊哈，是沙比尔书记呀！您回来了？”他紧握住沙比尔的手又道，“真象俗话讲的‘运不单来’，既参观了乌鲁木齐，又参观了大寨！这种福气并不是人人都会碰到的。老弟，我讲得对不对？”

沙比尔听着卡斯穆的话，感到味不大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便向路旁断了流水的干裂了的渠沟瞥了一眼，问道：

“嗯，你自己呢？很忙吧？秋灌开始了没有？泉水增多了点没有？”

“哎呀呀，您说些什么呀？”卡斯穆把两个干瘪瘪的手指

并到一起打了一个框子，感叹地说：“看您说的。整整十年了，不，更确切说，十三年了，为了水，我操尽了心。从来没有象今年这样为水到处奔波，坐立都牵挂着水。水呢？还是没有。既然没有，我又有什么法子呢？社员们倒轻松，‘白天劳动忙，晚间去喂郎^①’，又说又笑，落得个清闲。泉水嘛，说有看不见，说无倒有点。我们的计划倒不小，只是，水……”

沙比尔拍去塑料包上的尘土，扣上褂子的钮子，沉思地望了卡斯穆一眼。卡斯穆长得较瘦，细条个儿，手脚麻利，三十五、六年纪，穿一套条绒衣裤，戴一顶黑制服帽。他装出一副深思的模样说：

“去大寨就是学大寨。如今您回来了，那么就请您想法解决水的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我说得对吧！”

“这是件大事，应该发动群众，大家来想办法解决水的问题！”

“哎呀呀，想办法，想办法，这个办法深奥得很，我们可想不出个头绪来哟！”

沙比尔猛地抬起了头，看着卡斯穆，说：

“水成了我们公社的关键问题，你是公社的水利干部，就应该抓紧这件事。”

“嗨，别提了。管水真是件麻烦事。为了争水库里的那么一点子水，简直把我整得头上都冒火星子。我们命里注

^① 维吾尔语，跳舞的意思。

定就是那么点泉水，这个你也不是不知道。哎，没有办法哟！”

“你说争水，谁争水啦？”沙比尔着急地问。

“哎，不值得一提。总之，还是没有办法的缘故，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他俩分手了。沙比尔朝着卡斯穆的背影望了一会，心里的疑问似乎还没有消除。他拎起大提包，边走边想：哪儿有看人的眼色自动增加的水呢？没办法是废话。只要象大寨大队那样，大搞群众运动，依靠贫下中农，不愁想不出法子来。

当走到艾丁湖大队和新地大队分路的拐弯处时，沙比尔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一种甜丝丝的感觉，慢慢使他停下了脚步。突然间，从右手的棉田里飞起一只黄雀，在半空中飞旋，拍打着翅膀鸣叫起来。它叫得那么悦耳、清脆、动人心弦，深深地吸引住了沙比尔。这也难怪，他是从小就听惯了这种鸣叫的。何况，黄雀又是优秀的歌唱家呢！早在一个半月以前，也就是他动身去大寨参观，路过这拐弯处时曾听到过黄雀动人心弦的叫声。当时，他从新地大队向公社出发，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艾丁湖大队革委会主任、全公社有名的铁姑娘泽彤乃慕竟出人意料地从地里斜穿过来了。她肩上扛着一把砍土钐^①，两只裤脚卷得高高的。在晚霞的余辉照射下，她的脸蛋，象红色的蔷薇，

① 维吾尔族的一种农具，用于锄地、挖土等。